

20150110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長夜漫漫遠見星月
欣處寂靜長空獨賞
不樂日光普照群類
體解苦法思惟解脫

人天長夜漫漫長長，何時天才會亮呢？我們凡夫的心暗，如長長漫夜，這樣要等到何時天亮？但有人覺得，這長夜漫漫，能夠在這星空、欣賞，欣賞著星啊、月啊，這樣夜晚的氣氛也不錯。也就是靜靜的夜晚，明亮的星光、月光，這種境界也沒什麼不好啊，所以他們已經停滯在「欣處寂靜」。夜晚就是這樣寂靜，沒人吵，就這樣「長空獨賞」，看天空這樣廣闊，滿天都是星，感覺很好。所以沒有想要追求天亮，看到太陽、日光，他覺得夜晚寧靜的境界也不錯，何必要等天亮來看日光普照呢？他們這種對日沒有興趣，只是偏於星月，星空、月亮，他們這樣就覺得很歡喜了。不想要看看太陽普照大地，萬物的光明。所以更沒想去體解人間苦法，或者是思惟要如何解脫。因為他們的心「不論世間如何苦，那是在人間的事情。現在我能靜寂清澄，這樣我就滿足了。」滿天星光，天星的光，這個境界就如小乘，小乘人只是要取得能寧靜的境界，取得這種沒有繁雜，這樣就認為沒有煩惱了。不見為清淨，不論人間是什麼樣的苦難，我就不要進去，不要看到，我自己的內心境界已經清淨了，就是只有這樣想。所以譬喻這種不喜歡天亮的人。

有啊，有這樣的人。晚上是休息的時間，晚上的時間如果長一點，就能休息長一些。天亮了，不起床工作不勞作不行，所以他期待的是晚上，不期待白天。和這樣的道理一樣，我們若是白天，白天我們才能看到太陽照大地。我們才能很清楚看大地種種景物，大小的東西我們才看得清楚。修行應該也是要這樣，我們若是都在暗暗的地方，根本都看不見一切的事物。要天亮我們才看得到，就是白天。就如我們的真如本性，無明打開，本性真如現前，智慧分別種種的境界，種種的道理、事物，我們都很清楚，這是「日光普照群類」。就如智慧分別一切的道理、境界，應該是期待這樣。「體解苦法」，了解道理，才能真正體會到人間的苦，苦在很多人一念心的無明起，所複製的無明帶來了人間很多的苦難。我們若是了解道理的人，體解苦法，自然就能用心來思惟，要如何來解脫這個苦。自解脫、人解脫，自我、他人，一切人人都能得解脫。這才是真正體悟道理，真正就像真如已經離開了無明，脫離了無明，放出了智慧的光芒。這就是日光，

有了日光就能普照群類，體解苦法，這就是我們平時用心思惟。人生的境界，我們看不到的很多。

在《雜寶藏經》中有一段這樣的經文，就是說有一位祇夜多長者。這位祇夜多長者他帶了一群弟子，因為他在佛教中也受人尊重，也是一位年紀很大，修行很久了，出家，人人尊稱他為長者、尊者。他的年齡比人年齡高，修行的地位受人人尊重。這位祇夜多尊者，那天帶著弟子將要入城去托鉢，結果到城門要進去之前，他忽然間面容憂戚，好像有何事讓他很擔憂，整個顯露在臉上。弟子看到他的態度，忽然間的憂愁，垂頭喪氣，但是還是一樣走進城裡。進到城裡，還是看他這樣慢慢走，完全沒講話，向前走。看他拿著空鉢出來，弟子們到各處去托鉢，但是這位長老尊者，他是空鉢這樣回到城門外。這些弟子又看到尊者，他看起來，再一次所顯露的面相，還是很憂戚，這些弟子覺得很奇怪，又是空鉢出來。就問了，問說：「長者，尊者，到底你從要入城到出城這當中，我們所見你的面相很異常，與平常不同。」「如何不同？」「看你很憂戚，與你平常那種平靜、那種莊嚴的形態，好像都不一樣，到底是何事，讓你這樣的憂愁？」

他就說：「從我要入城門時，我就看見一位餓鬼子，飢餓、很瘦，這餓鬼子在那裡悲傷啼哭。我問他，他跟我說，他已經守在城門外經過七十年了，母親為了要去找食物，要他在城門外等，母親進到城內七十年了，尚未出來。『長者，你若是入城去，看到我的母親，跟她說，我在城外等她七十年，我很餓，我很渴，我很痛苦啊！』」長者聽了，走進城中，我真的遇到鬼子母了，那個餓鬼的母親。這位餓鬼母也是一樣，很瘦，同樣好像很飢餓一樣。我遇到她的時候，我這樣跟她說，妳的孩子在城門外，已經等妳七十年了。飢餓，很痛苦，妳怎還不去看妳的孩子？這位餓鬼母就向大長者這樣說：「我進來城裡七十年了，我的心也是很掛念我的孩子，但是我所看到的東西，很想要，我能取得的東西是污穢的東西，膿血，有膿有血這種東西就是我們的食物。」「我若看到時，想要趕緊去拿，比我還強的餓鬼就搶先拿走了，我到了都是拿不到，所以我在此也已經七十年，我也很痛苦。但是，我已經有得到了，得到了一點點的膿血，趕緊要拿去給我的孩子吃，但當我要靠近城門時，一群比我還強的餓鬼就將我擋住，我無法出去。長者，尊者，請你帶我出去吧！」

所以尊者他就說：「我也把她帶出去了。看到她們母子相會，所享受到的是那一點點，那種惡臭的膿血，污穢的血水。我就問餓鬼母，妳們到底在這裡多久了？」這位餓鬼母就回答說：「我在這地方，看這

座城，從開始建這座城，一直到城建好，一直到這座城在人間老舊、敗壞了，又拆除再重建，這樣來來回回，這座城破舊重建，重建又再腐敗損壞，這樣輪迴有七次。」這座城門的興衰，就是說整座城這樣蓋了又壞，壞了又蓋，這樣總共已經第七次了，現在的這座城。長者，尊者看到，這城也已經是幾百年的城了，這樣重複七次，可見餓鬼道，一墮落餓鬼是時間這樣長，受苦不堪忍啊！向這些弟子這樣說，弟子聽了這段話的經過，光是進城、出城，所遇到的餓鬼子與餓鬼母，在城裡有這樣長久，飢餓沒得吃，很苦啊！所以尊者看到這些弟子聽話之後，也是見大家面上憂戚。就說：「眾人就要知道，所以要修行，餓鬼道是在人間一念之間無明起，所以事事向惡，慳貪嫉妒這種的心念不斷複製，所造作的結果就是受這樣長餓鬼的苦難。餓鬼的苦難過後，不知還要多久，又是在三惡道裡，又還要多長的時間，不知道。大家是不是，我所見，我所說，我將看見的說給你們聽，你們相信嗎？」

大家抬起頭來，已經是流下眼淚了，懺悔了，「尊者，我們都懺悔了，過去也是很放散自己的心，名稱修行，其實煩惱無明複製，自己也常常有這念頭。聽到尊者說這餓鬼母子，實在令我們很懺悔，從今以後我們會好好修行，再也不要停滯在內心黑暗、無明再複製，可怕啊！」我們聽這段經文，就能了解，人間。修行在人間，人間的壽命說是苦短，其實餓鬼道的壽命長遠啊，很長，這難道不就是長夜漫漫嗎？人間看到長夜，晚上還能看到天空月亮，還會覺得能欣賞的夜景。但是無明一起，墮落三途，茫茫的黑暗，這哪有星空夜景可看呢？所以現在我們做人，我們就要趕緊把握時間，我們已經處在五趣雜居地。五趣雜居，大家應該知道，天堂、人間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這五趣，我們人間是其中之一。造惡墮落三途，行善是在人天——天堂、人間。算來我們也有微善才能得人身，所以我們得了人身應該要珍惜。聞了佛法我們要精進，不要在這長夜漫漫當中。我們應該要希望趕緊見到日光，日光普照群類，我們要體解苦法，甚至要好好靜思惟，解脫道，這是我們人人應該要把握。前面的經文這樣說，

經文：「所以者何，一切諸法，皆悉空寂，無生無滅，無大無小，無漏無為，如是思惟，不生喜樂。」

迦葉尊者描述他們的心態，過去就是不樂大乘法，只是自己獨善其身，為什麼呢？自己的解釋是「一切諸法，皆是空寂」。因為佛陀這樣說，人間空幻，如露亦如電，都是空寂，只知道人間苦難，是因為人群所造作，合成的煩惱，所以會苦難。既然入人群有這種的煩惱的

牽引，我們不如就守在空寂的境界裡。我們若是守得好，就無生無滅了，不必再入人間，不必六道輪迴。所以一切法無大無小，我們又何必特別好樂大乘？佛法都是平等，所以「無大無小，無漏無為」。我們已經漏盡了，沒有煩惱了，這樣就已經足夠了。「如是思惟，不生喜樂」，這是過去我們的想法。下面這段經文，接下來迦葉尊者再說，

經文：「我等長夜，於佛智慧，無貪無著，無復志願，而自於法，謂是究竟，我等長夜，修習空法。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我等長夜」；我等在迷，長夜黢闇，但知樂小，畏苦求空。

*「長夜」，指二乘人從發心至證無學果，利根須經，六十小劫。

他們過去覺得不要再攀緣了，不要再來六道輪迴，我們了解的法都已經知道了，究竟了解了，所以在這長夜，守護在這裡。所以，「於佛智慧」，佛陀光明的智慧如日月的智慧，我們「無貪無著，無復志願」，就是這樣。所以自己於法，我們已經認為滿足了，已經究竟了。這常常都是這樣，就守於長夜，「修習空法」。就如夜晚很寧靜，就是在這寧靜的空間裡，這樣好好修行就好了。其實我們要了解，「我等在迷，長夜黢闇」，實在是我們若要好好來了解，這個長夜就是還有迷，如夜晚暗暗的。就如我現在，看外面也是暗的，外面都沒看到什麼，就只是一片黑暗而已，天還未亮，所以外面還是暗的。像這樣什麼都看不到，不就像我們人迷了，道理全都不清楚，不就像在夜晚，天未亮，暗漆漆的，這就是在迷的時候。就是凡夫迷茫時，就如長夜，一片都是黑暗。

也常常聽人說：「我的人生是黑暗的，不見天日。」我們也曾聽過人家這樣形容自己，這就是無法了解到底我們的人生是什麼。所以，這在小乘人同樣就是這樣，他只是想了解的就是範圍。就如我現在在這裡一樣，周圍有燈光，我只能看見周圍的燈光而已，我不能看見外面，天未亮外面的境界。就如這樣，只是了解周圍，無法很開闊的境界看得到，這就是「但知樂小」，只能看到小小範圍的境界。瞭解這小小範圍的道理，只有這樣，不敢走出去，因為外面茫茫、暗暗的，不敢走出去。

所以「畏苦求空」，害怕，擔心入人群去，萬一受到染著，染著了無明，也就是在六道中。所以他畏苦，才用心求空，專心都求空理，就不希望求妙有。妙有，那就是還要再進步，要再入菩薩道去。但是

他們畏懼，修小乘者畏懼，不敢。所以，「畏求苦空」，這是譬喻長夜。長夜就是指二乘人，二乘的人，聲聞、辟支佛。這樣的人就是從發心一直到證無學果，利根所經過要六十小劫，這樣長久。這就是說，要慢慢地修，還是利根的人，只是獨善其身，要能都斷除生死，其實也是要再經過六十小劫的時間。這劫波很長，過去常常在解釋，大家應該記得。所以說，修小法不是能較快解脫，真的要斷煩惱、斷無明、斷塵沙惑，這才是真正達到安全，不會再來六道輪迴，真正的解脫。像這樣小乘，不是這樣就解脫，他還要經過這麼長的時間，六十小劫，但是他們就是這樣，守在那個地方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於佛智慧」；無貪無著，於佛世尊，無上智慧，由迷故，都無貪著。
*「貪著」，愛樂名貪，慳心名著。

所以「於佛智慧，無貪無著」。「於佛世尊」，於佛陀世尊有無上的智慧。「由迷故，都無貪著。貪著，愛樂名貪，慳心名著。」。我們明明知道佛的智慧是無上，但是我們自己所要求的就是時間停滯在這樣的小乘。將佛陀的無上智慧，那種光明的境界，他們這群小乘人，他們已經迷住在獨善其身，所以「都無貪著」，不想要再進一步。所以，貪著就是愛樂的意思，不要了，不好樂，不想要再進取。所以名貪，「愛樂名貪，慳心名著」。善惡法，貪著，貪著於修行，那就是希望我能再進步，能再進步，我不希望常常停於小乘法。六十劫，很長啊！我要利用這個時間，應該利己，還要再利人，這樣向前前進。這個「貪愛」，對法我應該要不斷不斷向前進取，這也叫做貪愛。對法不斷的進取，向前前進去取佛法。著，就是慳心，真正堅固的這念心，一點點的法都不願意被漏掉。這對善修行來說，這段文，貪著，那就是喜樂大乘法，這對大乘法的喜樂，所以叫做貪著。小乘人他對大乘法無貪無著，就是「我這樣就好了」。當然，這兩字「貪著」，對惡法來說就是無明，對清淨法、佛法來說，是精進。所以，小乘人「無貪無著」，那就是不希望向前進取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無復志願，而自於法」；更無有志，願求佛道，而自迷心，執行小法。

「無復志願，而自於法」，我就是這樣而已，到了這樣，我就是在這個法，我現在修的佛陀所說「苦集滅道」，我們很了解。「十二因緣法」，我們很清楚。很多很多的名相，我們都瞭解了。所以我們只是在

這個法中好好精進，把心守好，防非止惡，我們就是守持於戒。不對的，我們不會去做，惡的，我們都停止了，所以無明不會再來我的心複製，我停在這地方。「更無有志，願求佛道」，我們沒有其他的貪了，我這樣就好了，我沒有志願要再求什麼佛道，我這樣就好了，就是自己一直感覺故步自封。「而自迷心」，自己的心就是一直在迷。看外面，不希望我還要再看多遠，我就近近的看得到就好了，以為是這樣。其實現在知道了，是「自迷心，執行小法」，是自己自迷，執著在小乘法，執著，修行在小乘法中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謂是究竟」；謂證羅漢，三界生死，皆悉已盡，不受後身，便為究竟，不知界外，微細無明，全無曾斷，非是究竟，無上佛道，大般涅槃。

*斷見思惑，離三界於界外淨土受變易生死之法身菩薩，教斷無明而成佛之法門。

所以，「謂是究竟」，我們感覺很這樣是究竟。「謂證羅漢」，以為我們證羅漢果了，小乘獨善其身，我們斷了三界生死，這就是我們的目標。「三界生死，皆悉已盡」，我們已經斷了三界生死的煩惱，我們這樣就好了，不要再來生，所以「不受後身」。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「三界的煩惱我們去除了，我們不要再來人間。」他們不知道這三界煩惱要去除，按照他們這樣的小乘修行，要六十小劫那麼長久，訓練到他們的心真的不起動念。也要用很長的時間。但是，他們認為現在這樣就已經究竟了，以為是這樣。不知道，「不知界外微細無明」，只知道在現在的無明，在三界內的無明。不知道三界外還有更微細的無明，那就是塵沙惑。這個塵沙惑是遍於三界內外，所以「全無曾斷」，自己還不知，所以還未斷塵沙惑的無明。他還不知道，所以根本就還未斷。

「非是究竟，無上佛道，大涅槃」，他們還不知道，什麼叫做界外呢？其實「斷見思惑離三界」，在界外的淨土，在三界以外還有界外淨土。什麼叫做界外的淨土？界外的淨土那就是斷變易生死，在三界外還有。在三界裡面，到達了無色界還有變易生死。三界內分段生死，就是說無色界，還有變易生死。欲界、色界有分段生死，無色界還有變易生死。

所以這法身，法身，變易生死，法身菩薩。在三界內是二乘人所修，三界外那就是法身菩薩所修的行。所以「教斷無明而成佛之法

門」。這就是佛菩薩的境界，法身菩薩的境界，在三界之內，雖然斷了分斷生死，三界外還是有變易生死，所以我們要修菩薩道。菩薩道，我們一定要從變易生死，於法身菩薩，法身，這種變易生死就是捨這地方去那地方。他是自願自來，叫做倒駕慈航。如佛陀來人間是自願而來，他不是隨業力帶業來，是帶著法來，不是帶業來。不同生，不同世，生生世世法度人間。佛陀就是要教菩薩法，如何斷除了無明成佛道。菩薩的無明就是還沒斷變易生死，一直在人群中發心立願，不斷來人間，不受人間六道所污染，在這五道四生中而不受污染，來去自如。這種就是佛陀開始要教育菩薩，在這來來回回而不受染著，是自願來，這樣就是安然自在。

就如監獄裡面是犯罪的人進去的，但是有一群人故意要進去，進去做什麼呢？進去教育，去說如何做人的道理？如何犯錯誤，犯錯誤後要如何懺悔？「懺悔即清淨」，好好守規矩。好好守規矩，監獄裡面的人聽了這些道理、法之後，他懂得懺悔，他懂得改過，他能在裡面做得很好，當模範，就能減輕他的刑期，就將他假釋，能出去外面。出去外面也要按照時間去報到，一直到了完全改好，清楚了，這樣才是自由。同樣的道理，我們在人間凡夫裡，無明就如在監獄裡面在受苦，一點都不自由。進去裡面，就像菩薩進到裡面去為他們教育。其實菩薩也要上求，再下化，這樣去來自在。他們也要一直，要一直吸收常識，要一直取法，才有辦法進到監獄去，同樣的道理，菩薩就是這樣。佛陀要再教的法就是能夠成佛，你用這些法去教人，教到這些法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真正體悟，見苦知福，然後智慧成長，慧命增長，這就是教菩薩法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我等長夜，修習空法」；執小迷大，暗於圓乘，名為長夜，但只修持，習於偏空，無漏之法。

迦葉尊者再說「我等長夜，修習空法」，「執小迷大，暗於圓乘」，「但只修持，習於偏空無漏之法」。其實「執小迷大」，迷失了我應該要取大法，但是自己還是在黑暗中，真的有圓教的大乘法，我們沒看到。外面暗暗的，所以沒看到有一個圓的，圓滿的鏡子在那裡，我們沒有看到，所以迷在小乘中。在黑暗中有一面明鏡，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，這就要等待日光，我們才能發現到那面鏡子，那面鏡子模糊了，我們要趕緊擦，擦亮之後這面鏡子才能照耀山河大地周圍境界。我們此時還是迷，迷於黑暗中，所以叫做「暗於圓乘」，圓，圓教中，所以「名為長夜」。我們還是在黑暗中，這面鏡子是我們本具有的，我

們本來就有，我們本來的真如本性這面鏡子原來就有，只是我們迷了，所以是長夜黑暗，周圍黑暗。

所以，「但只修持，習於偏空無漏之法」，我們就是這樣迷於長夜，長夜漫漫，遠見星空，只想到說晚上很靜、晚上沒事，不用工作，沒事情，晚上很靜去賞月、賞星，星空很美。只是以為這樣，不知道太陽一照，那個光明，山河大地、真實人間很多的萬物，我們長夜看不清，守在長夜看不到這日光。我們應該修行就是要開啟智慧，不只是獨善其身。我們要開啟大智慧，入人群中進出，我們不會受污染，這才是真實佛陀所教育。我們明明能夠走入日光，太陽之中，我們偏偏要讓影，陰，「五陰」遮住我們的光明。我們應該撥開陰、五陰，要開啟智慧，不要受五陰，這種煩惱無明覆蓋。這要看我們修行，是不是願意好樂，就是進取，去進取，去進取自然智慧成長。這就要看大家要多用心。

* 《雜寶藏經》卷7：（九一）羅漢祇夜多驅惡龍入海緣

（前略）

時尊者祇夜多，與諸弟子，向北天竺，道中見一鳥，仰而微笑。弟子白言：「不審尊者何緣微笑？願說其意。」尊者答言：「時至當說。」於是前行，到石室城，既到城門，慘然變色，食時已至，入城乞食，既得食已，還出城門，復慘然變色。諸弟子等，長跪白言：「不審向者何緣微笑？復慘然變色？」時尊者祇夜多，答諸弟子言：「我於往昔九十一劫，毘婆尸佛入涅槃後，作長者子。爾時求欲出家，父母不聽，而語子言：『我家業事重，汝若出家，誰繼後嗣？吾當為汝取婦，產一子胤，聽汝出家。』即便為娶。既娶婦已，復求出家，父母復言：『若生一息，聽汝出家。』其後不久，生一男兒。兒已能語，復白父母言：『願尊先許聽我出家。』爾時父母，恐違前言，密教乳母語孫兒言：『汝父若欲出家去時，汝當在門，而捉父言：「既生育我，今欲捨我出家去耶？若欲去者，願父今殺我，然後當去。』』

其父即時慘然情變，而語子言：『我今當住，不復更去。』由是之故，流浪生死。我以道眼，觀察宿命，天上人中，及三惡道，相值甚難！相值甚難！今乃一見。向一鳥者，即是彼時孫兒也。我向所以慘

然變色者，我於城邊，見餓鬼子，而語我言：『我在此城邊，已七十年，我母為我，入城求食，未曾一得來。我今飢渴，甚大困厄，願尊者入城，見我母者，願為我語：「速看我來。」』時我入城，見餓鬼母，而語之言：『汝兒在外，飢渴甚危，思欲相見。』時餓鬼母，而報之言：『我來入城，七十餘年，我自薄福，加我新產，飢羸無力，雖有膿血涕唾糞穢不淨之食，諸大力者，於先持去，我不能得。最後得一口不淨，欲持出門與子分食，門中復有諸大力鬼，復不聽出。惟願尊者！慈愍將我，使母子相見，食此不淨。』時尊者，即將餓鬼母，得出城門，母子相見，分食不淨。爾時尊者，問此鬼言：『汝於此住，為以幾時？』時鬼答言：『我見此城七返成壞。』時尊者歎言：「餓鬼壽長，甚為大苦。」時諸弟子，聞說此語，皆厭患生死，即得道迹。」

＊【變易生死與分段生死】：（資料來源：佛光電子辭典）

變易生死又作無為生死、不思議變易生死、不思議變易死、變易死。二種生死之一。為「分段生死」之對稱。即阿羅漢、辟支佛及大力之菩薩，以無漏的「有分別業」為因，以無明住地為緣，所招感三界外之殊勝細妙的果報身；此一果報之身，係由無漏之悲願力改轉原先的分段生死之粗身，而變為細妙無有色形、壽命等定限之身，故稱變易身；係由無漏之定力、願力所助感，妙用而難測，故又稱不思議身；又以此身乃隨大悲之意願所成者，故亦稱意成身、無漏身、出過三界身；復以此身既由無漏之定力所轉成，已異於其前的分段粗身，猶如變化而得，故又稱變化身。蓋阿羅漢、辟支佛及大力之菩薩已斷盡四住地之煩惱惑障，不復再受生為三界內之分段身，故受生為三界外之變易身，然彼等又以此變易身迴入三界中，長時修菩薩行，以期達於無上菩提。